

用心灵述说

——读高深散文集《那片淡淡的白云》

□范咏戈

《那片淡淡的白云》是回族作家高深60多年写作生涯中的一个散文精选本,分为“旅途走笔”、“走近大师”、“溪流,终要汇入海洋”等9辑,共110多篇文章。其中,既有作家少年从军、青年蒙难的人生记录,更有历经磨难对祖国和人民不变深情以及对文学价值和规律的不懈探寻。虽是大处落墨、世情练达,文字却洗尽铅华,情见乎辞。

从集子最后一辑的《童年在关东》和《小兵下江南》两篇散文读起,我获得了对作家非同一般的写作身份的认识。在《童年在关东》中,那个孩子8岁就到牡丹江给日本人当杂役;在《小兵下江南》中,因为父亲要参加抗联,把不满11岁的孩子带到部队上当了小兵。在其后的5年里,这位小兵跟随部队参加了东北解放战争,后随部队南下。部队行军到河南信阳,和战友在工地边说对口快板时,他被没有排名的地雷炸伤。这个小兵当了几年兵没有上过前线打过仗,总觉得是一个军人的缺憾,“这次负伤好歹也算是流过血、挂过彩”。挂过彩的小兵和千百万解放军一起在行军路上,从广播里听到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为了赶排“十一”节目,在衡阳,作者挥笔写下了他生平第一首诗,从而和文学结下不解之缘。1956年,他参加了第一次全国青年文学创作工作会议,准备为新中国放歌。不料却在“反右”时期被不正当地打成“右派”,从东北被贬到宁夏,一待就是20多年,后来才重新焕发创作的活力。读到这些,不免令人感叹:世事浮沉,人生易老,惟一能挽住时光、令人驻留其间的是用心灵述说的文字。这便是艺术地生活着的人和世俗地生活着的人的区别吧。

《那片淡淡的白云》是一部充盈着沧桑的记忆和滚烫的激情的作品。作者被不公平地对待之后,却写下了许多礼赞普通劳动人民的作品,如《西海固的后代》《摆渡大嫂》《唱“花儿”的女人》《老丈人和他的妻子》等。在《西海固的后代》中,马六十是村里年龄最大、手艺最好的泥水工,省吃俭用积攒下十几年的血汗钱,本来想用这些钱给上岭村盖两间教室,办一所小学,却过早离开了人世。最终,上岭

村的小学盖起来了,一群戴着小白帽的孩子在马六十的坟前齐声朗读课文,场面令人动容。在这类作品中,西海固和腾格里让作家既牵魂绕,又感时伤世,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愫最是撩人。作家用文字回报那些在他最困难时没有嫌弃他的回族群众的善良淳朴。这其中,不仅是那些普通劳动者,也包括那些真正的人民公仆,比如《鸣岐书记要的照片》中的锦州市委书记张鸣岐。

以作品为人品,以人品换作品正是高深可贵的秉持和良知。正因此,作家深情怀念引他走上文学之路的前辈陈企霞、重情义的“老团长”谢挺宇……我还想到作家未收入书中的、在《文汇报》发表的散文《默然走了》。文中回忆了他和李默然65年的交情,特别为李默然1989年做了一个“三九胃泰”的广告引起的争议正名。针对这件事,社会上的说法不一,作者披露,之所以做这个广告是因为戏剧节差钱。李默然做广告收入的20万元,17万补了中国戏剧节的开支,3万元给了辽宁省戏剧家协会评奖,自己没拿过一分钱。这是对老友最好的回忆,也是一种独有的战友情怀。情怀,是散文的底色。散文惟有大情怀才能有大气象。《那片淡淡的白云》用心灵述说的,“以笔尖做犁铧”耕耘的,正是一份难得的感恩生活的情怀。

高深是一位诗人,该怎样写,散文该怎么写他自然都十分明白。不过我还是要提到这本散文集里那些谈艺论道的妙稿之文。《杂谈散文》便是一篇。文章说,面对“散文热”,作者常常是“高兴而读,败兴而罢”。“有些写游记的散文,作者完全以一种“观光客”的心态,复印景物,更有甚者简直就是千篇略有文采的导游词。有些写品茶、饮酒、种花、养鱼一类的散文,写得既无独到的知识,又无真实的感悟,完全是一种自恋式的记载。”“观光”、“自恋”,可谓切中时弊!作者告诫,如果散文脱离了真实情感,“终将有那么一天,读者要对其‘敬而不亲’,‘敬而不敏’,甚至‘敬而远之’”。在《行家里手说诗》中,作者反对对诗性和审美的冷漠。作者在怀史学家兼文学家孙毓棠先生

的文章中,特别崇尚诗人的赤子之心,认为作者自谦“半个文学家”却有整个文学家的执着和真诚,认为真诚是文学家和史学家共同的灵魂。作者说,他敬佩鲁迅,很重要一点是,他的作品和人品是一致的,“他的言论即是他的行动”。其实这何尝不是作者为人为文的准则。在被不公正对待的岁月中,作家九死不悔,坚持在生活中寻找大美,在文学中追求理想、光芒。越到老年,他为民众与呼喊越坚定自觉。

散文,随笔或钗钏时弊,或因人述志,总要由一个话题入手。话题要鲜活、知性,能够钩深致远。在高深的作品中,有着一一种高超的“话题艺术”。作者以其博识多闻,随手拈来,涉笔成趣。作者从乔托为暴君画驴子谈艺术家的良知,从达·芬奇画《最后的晚餐》谈艺术家的人格修养,从提香自画像谈大师对色彩的妙用,从伦勃朗画《夜警》的故事告诫人们要远离流俗。在《金牛诗人王之涣》中,作者在王之涣名句“黄河远上白云间”历史版本中的“黄沙”、“直上”的争议中断言“黄河远上白云间”可能是诗人最后定稿,其画面、意境、句式、气魄,都有更多的想象空间与更高的视野。仅仅举出这些,就不难感受到作品厚重中的多彩。李默然说过:“不论什么艺术都应该以几何图形为标准,要具体,要有长度、宽度,更要有深度。”《那片淡淡的白云》不正是一部有长度、有宽度、更有深度的优秀作品吗?

我还想特别推荐《溪流,终要汇入海洋》一文。在这篇作品里,作者升华了自己的人生体验。文中说:“其实人之衰老,主要不在于脸上的皱纹,而在于心灵上的皱纹。”作者希望所有的人都应记住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一句话:“没有比老年人更热爱人生的了。”他说:“作为老年人的一员,我不怕有一天汇入海洋。我渴望在这之前,不断地增强生命热度,扩大视野与兴趣范围,不受任何情绪的影响,像溪流突破重重围堵与拦截那样,冲出年龄的‘围城’,把单色调的晚年,融入万紫千红的生活大潮中去。”这是多么让人动情的生命呐喊。

自1986年写出组诗《山魂》,朝鲜族诗人南永前就一直在探索着“图腾诗”的创作。作为人类最早的族群象征和文化符号,图腾集中、囊括了原始思维的各种形态,在人类社会过程中,它虽然逐渐被科学思维所扬弃,却被艺术思维所吸纳。在南永前的图腾诗中,诗人将原始图腾与现代意识进行创造性结合,并在其中融入了自己的鲜活经验和个体感悟,拓展了新诗创作的文学视野。在新诗集《我们从哪里来》中,南永前将自己的探索步伐继续向前推进。诗人的视野扩展到台湾原住民和北美印第安人的图腾文化

立起属于自己的尊严”,“向世人展示一个古老民族的存在”。北美印第安人的生活历史及生存方式,具有很大的人类学和考古学价值。如有人所说,“不写印第安的历史,美国史就无从落笔”。南永前对印第安人图腾文化现象的关注,是其诗歌经验方式的重要转变——即从图腾本体的想象,延伸至大洋彼岸有关图腾遗迹或记忆的观察和思索,形成若干新的灵感与意象。他笔下重现的印第安图腾文化的风采,不仅打开了南氏诗歌新的视界,而且在古朴传统与现代文明的对比中激发出浓郁

的诗艺反思。如同《印第安人生态宣言》里西雅酋酋长“以诗的词句回应欲收购印第安土地的美国政府”。

在有关台湾原住民的诗作中,南永前着重要表现的是他们对自然的爱护与敬意。诗作《达悟老海人说话》以第一人称作叙述悟人对大自然的依恋:“一辈子在大海里闯荡/一辈子得到大海的赐予/大海养育了我的所有族人/大海也造就了族人海的品格。”《巴赫祖母》记下的是人蛇通婚的图腾神话。鲁凯人巴赫祖母,年轻时看中的“那一位”,“是一条不能直呼其名的蛇”。“巴赫新娘出嫁的那一天/由‘那一位’新郎引路/在族人依依不舍的目光中/消失于祖灵的湖泊。”人与蛇的这种情义,在鲁凯人看来美丽而神奇:“慢慢,慢慢‘那一位’/还化作空中盘旋的苍鹰/巴赫祖母还托梦说——/白鸳鸯在你们头顶飞翔/那是我对你无限的怀念”。《陶壶》一诗,蛇和白鸳鸯干脆成了鲁凯人“生命的图腾”。《云豹》着意标举原住民对自然生态的呵护。鲁凯人祖先多次得到云豹“哩咕烙”的救助,于是“至今所有的鲁凯人”,“从不伤害哩咕烙/从不穿用哩咕烙毛皮做的衣服/从不戴有哩咕烙牙齿的花冠”,因为“哩咕烙给了我们做人的尊严”。这些作品中的神话传说怪诞奇异,具有一种沧桑的意味。

实际上,在南永前看来,人与自然是亲缘,这是世界的本相。人与自然的亲缘关系,是图腾诗的母亲。因此,在组诗“人间情·自然情”、“海峡两岸情”中,这个母体依然延续着。在《骆驼泉》中,一支撵着骆驼、赶着羊群的族群,顶着烈日风沙,“不知越过多少座沙漠”,也未找到“理想的栖息之地”。诗人接着写到:“一日清晨/吉祥的白骆驼不见了/在一片绿茵茵的草丛/有一眼喷泉唱着欢歌/白骆驼在那里/凝为一尊站立的化石”。“骆驼泉”的故事,引出了撒拉人“一千多年前的迁徙史”。《天鹅女》中的故事更加优美。年轻的将领哈德尔哈力

图腾诗里有真义

——评南永前诗集《我们从哪里来》

□朱 晶

时间在我們的靈魂里蕩漾

——讀夢亦非小說《沒有人是無辜的》

□禾 素(傣族)

几年前,在博客上看到布依族作家梦亦非各种稀奇古怪的文章,还有一组深秋街头时装秀的照片,一下就被吸引住了。当然,所谓的“稀奇古怪”并非指其哗众取宠,而是他思想的独特性及其文字的跳跃性让我惊叹。

近日读其新书《没有人是无辜的》,感觉和他以前的作品一样,不太容易看懂。但小说中那些情节和场景无论多么玄乎,总有一种强烈的熟悉感扑面而来。他的描述中,有我们童年的影子,有那个时代故乡的影子,有至今回味无穷的美食的影子……这般的声、色、味俱全的描述以及许多似曾相识因素的驱使下,让我没有停止如此艰难的阅读。这也证明,其小说并非生捏乱造,而是来源于生活。

《没有人是无辜的》讲述了1949年到1979年之间贵州南部一个叫碧城的小县城所发生的故事。通常小说都是顺理成章地讲述故事,梦亦非的小说却不是这样。《没有人是无辜的》在偶然与必然的交替中展开叙述,每个章节都为三部分,每一个部分都说着不同的事件,而不同的事件之间却息息相关;有可能第一章第三部分提出了疑问,下一章或之后某一章的第三部分你会巧妙地发现答案。读者的阅读必须非常专注,否则一不小心就会随着他跳跃的思维跑远了。这部看似没有章法却处处显现作者精心布局的小说,用梦亦非的话来说,囊括了现实、爱情、匪帮、奇幻、政治、哲学,更包括小说、散文、评论、民间传说等多种文体。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小说从一开头就充满诗意,颇给人一种美感必须是随性而又不失其精致的。梦亦非的标题设计巧妙而颇有新意,倘若愿意细细品读,自然就会发现整部小说妙趣横生且暗藏玄机。在这点上,梦亦非更像一个顽皮的孩子,饶有兴趣地跟读者玩着各种躲猫猫游戏。

通常标题即是对文本内容的一个概括,读者从标题即能看出此章节大致要讲述的东西,而梦亦非小说的稀奇不仅在于它的标题与内容仿佛没什么关系,每一章的标题就是该章起始的那个词,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把目录中所有的标题连起来读竟然能串成一个故事,又或者你愿把它读成一首诗也一样散文也绝无问题。这意味着什么?这样预先铺排的限制,颇成作茧自缚之嫌。试问有谁会先捆住自己的手脚然后再去艰难地完成想做的事情?你不得不佩服梦亦非的勇气和智慧,他不仅这样做了而且还做得相当漂亮。每个环节都紧紧相扣,从标题到内容作者都颇费心思去设计,处处有玄机,时时有意外。

《没有人是无辜的》第一部分主要叙述于同志及各种人物的命运起伏;第二部分为细节性的诠释,也是我最感兴趣的一部分。其中讲述鬼师的种种让我非常惊讶,想不到水族文化与傣族文化竟是如此相似。水族人信仰多种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崇拜自然物,傣族同样。水族有自己的历法——水历,傣族也有历历,且大致相同。水族人把自己的文字和用这种文字写成的典籍统称为“泐虽”。书中记载农事、营建、出行、婚嫁等规矩条文。有关专家认为,这相当于汉族的《易经》。其实,这也跟傣族的“贝叶经”极其相似。梦亦非在书中通过鬼师驱鬼、“诗人”叫魂等光怪离奇的事件,仿佛匪夷所思!但对于我这样有着类似文化背景的人来说,这一切都是如此亲切。

如今,少数民族语言面临着被同化的危险,母语被逐渐淡忘。身为布依族的梦亦非同样有着悲喜参半的复杂心情。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面怀念一面淡忘;我们抗拒城市却又迷恋城市;我们为了能在城市生存,一次又一次逃回乡村喘息。

《没有人是无辜的》的第三部分,亦是小说中出现的第三种声音。文本中第一种声音是“于同志”以“我”的视角出发;第二种声音是以作者梦亦非的视角出发;第三种声音便是卡尔维诺以及一些虚构人物的视角出发。在一部传统小说中出现这么多的声音和视角,或许会让人感觉混乱,而梦亦非认为,生活中没有哪一种视角是惟一的,真实的世界应该由许多视角组成,正如我们的耳朵也需要容纳不同的声音存在。在他看来,“每篇故事都是重新发掘一种逻辑的结构,而作者的每一种思想乃是故事的开端。”他真正做到了这一点,他能够将每一种突然迸发的思想纳入自己每一节故事,每一个人物中,并不以其不意的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

在我看来,《没有人是无辜的》是让人惊喜的!尽管它是传统小说正常轨道上的一次之旅,但也算是一次成功而大胆的尝试。光是简单地从描写手法来看,作为诗人的梦亦非在文章中用于分割句子的标点符号,很多都没按小说惯用的套路出牌,这让读者感到分外新鲜。如:“比如说这个城市的建筑材料不是砖块不是木头不是水泥钢筋,没有人没有车没有饭局没有节日没有下水道没有供水系统没有电线,这座城市只用标语建筑而成标语是它的形式也是它的内容。”或许我们无法轻易接受这样的“非常规写法”,但每一次大胆的尝试都是可贵的。而且,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时间或许能改变阅读的趣味。

倘若不深读梦亦非,在你眼前的他,其实只是个平庸的而且。用他老友的话便是:“他身上携带着远古的气息”,“远祖先民的汗腥味儿”,“神秘巫师的微笑”,“深山泥土的味道”……而在我眼里,他是个勤奋善良的人,还是个有着独特思想、才华横溢的人。不管在城市的繁华喧嚣中浸淫多久,他的骨子里始终流淌着民族的血液,他坚定的眼神里始终闪烁着“一个布依族男子的野性和温柔”。

我深刻体会到,不论历经几百年千年,在少数民族的血夜里,总有一种看不见的共同的东西在温暖流淌着,在彼此的灵魂里轻轻荡漾着。它让仅有一面之缘的我们内心就如亲人一般贴近。

立起属于自己的尊严”,“向世人展示一个古老民族的存在”。

在有关台湾原住民的诗作中,南永前着重要表现的是他们对自然的爱护与敬意。诗作《达悟老海人说话》以第一人称作叙述悟人对大自然的依恋:“一辈子在大海里闯荡/一辈子得到大海的赐予/大海养育了我的所有族人/大海也造就了族人海的品格。”《巴赫祖母》记下的是人蛇通婚的图腾神话。鲁凯人巴赫祖母,年轻时看中的“那一位”,“是一条不能直呼其名的蛇”。“巴赫新娘出嫁的那一天/由‘那一位’新郎引路/在族人依依不舍的目光中/消失于祖灵的湖泊。”人与蛇的这种情义,在鲁凯人看来美丽而神奇:“慢慢,慢慢‘那一位’/还化作空中盘旋的苍鹰/巴赫祖母还托梦说——/白鸳鸯在你们头顶飞翔/那是我对你无限的怀念”。《陶壶》一诗,蛇和白鸳鸯干脆成了鲁凯人“生命的图腾”。《云豹》着意标举原住民对自然生态的呵护。鲁凯人祖先多次得到云豹“哩咕烙”的救助,于是“至今所有的鲁凯人”,“从不伤害哩咕烙/从不穿用哩咕烙毛皮做的衣服/从不戴有哩咕烙牙齿的花冠”,因为“哩咕烙给了我们做人的尊严”。这些作品中的神话传说怪诞奇异,具有一种沧桑的意味。

实际上,在南永前看来,人与自然是亲缘,这是世界的本相。人与自然的亲缘关系,是图腾诗的母亲。因此,在组诗“人间情·自然情”、“海峡两岸情”中,这个母体依然延续着。在《骆驼泉》中,一支撵着骆驼、赶着羊群的族群,顶着烈日风沙,“不知越过多少座沙漠”,也未找到“理想的栖息之地”。诗人接着写到:“一日清晨/吉祥的白骆驼不见了/在一片绿茵茵的草丛/有一眼喷泉唱着欢歌/白骆驼在那里/凝为一尊站立的化石”。“骆驼泉”的故事,引出了撒拉人“一千多年前的迁徙史”。《天鹅女》中的故事更加优美。年轻的将领哈德尔哈力立起属于自己的尊严”,“向世人展示一个古老民族的存在”。北美印第安人的生活历史及生存方式,具有很大的人类学和考古学价值。如有人所说,“不写印第安的历史,美国史就无从落笔”。南永前对印第安人图腾文化现象的关注,是其诗歌经验方式的重要转变——即从图腾本体的想象,延伸至大洋彼岸有关图腾遗迹或记忆的观察和思索,形成若干新的灵感与意象。他笔下重现的印第安图腾文化的风采,不仅打开了南氏诗歌新的视界,而且在古朴传统与现代文明的对比中激发出浓郁的诗艺反思。如同《印第安人生态宣言》里西雅酋酋长“以诗的词句回应欲收购印第安土地的美国政府”。

在有关台湾原住民的诗作中,南永前着重要表现的是他们对自然的爱护与敬意。诗作《达悟老海人说话》以第一人称作叙述悟人对大自然的依恋:“一辈子在大海里闯荡/一辈子得到大海的赐予/大海养育了我的所有族人/大海也造就了族人海的品格。”《巴赫祖母》记下的是人蛇通婚的图腾神话。鲁凯人巴赫祖母,年轻时看中的“那一位”,“是一条不能直呼其名的蛇”。“巴赫新娘出嫁的那一天/由‘那一位’新郎引路/在族人依依不舍的目光中/消失于祖灵的湖泊。”人与蛇的这种情义,在鲁凯人看来美丽而神奇:“慢慢,慢慢‘那一位’/还化作空中盘旋的苍鹰/巴赫祖母还托梦说——/白鸳鸯在你们头顶飞翔/那是我对你无限的怀念”。《陶壶》一诗,蛇和白鸳鸯干脆成了鲁凯人“生命的图腾”。《云豹》着意标举原住民对自然生态的呵护。鲁凯人祖先多次得到云豹“哩咕烙”的救助,于是“至今所有的鲁凯人”,“从不伤害哩咕烙/从不穿用哩咕烙毛皮做的衣服/从不戴有哩咕烙牙齿的花冠”,因为“哩咕烙给了我们做人的尊严”。这些作品中的神话传说怪诞奇异,具有一种沧桑的意味。

实际上,在南永前看来,人与自然是亲缘,这是世界的本相。人与自然的亲缘关系,是图腾诗的母亲。因此,在组诗“人间情·自然情”、“海峡两岸情”中,这个母体依然延续着。在《骆驼泉》中,一支撵着骆驼、赶着羊群的族群,顶着烈日风沙,“不知越过多少座沙漠”,也未找到“理想的栖息之地”。诗人接着写到:“一日清晨/吉祥的白骆驼不见了/在一片绿茵茵的草丛/有一眼喷泉唱着欢歌/白骆驼在那里/凝为一尊站立的化石”。“骆驼泉”的故事,引出了撒拉人“一千多年前的迁徙史”。《天鹅女》中的故事更加优美。年轻的将领哈德尔哈力

从苍凉到温暖

——金锦云诗歌赏读

□陈茂智(瑶族)

读金锦云的诗,很容易被他的诗句所蛊惑,让人不自觉地走进他用语言营造的情感世界里,跟他一起惶惑、忧伤、快乐。因为他诗歌中有着浓浓的情绪感,让你很自然地把

自己的思维、情感与他的所思所想融合在一起,引起共鸣。请读他《端午》这首诗:“这雨下的/人都瘦了//心境一塌糊涂/如同妈煮的粽子/松松软软/屋外有鼓点播响/号子声/屈原的泪/从古流到今天/须发长成水草/哀怨也长成水草/染绿了/所有的空间//这雨下的/人都瘦了”。短短十来行,包粽子、赛龙舟的习俗,雨天赛龙舟的场景,几个端午节中再熟悉不过的乡俗意象,描摹出一幅浓郁的民俗风情画。

金锦云出生在农家,对乡土的眷恋与深情,是他诗歌情感的主要部分,在这本诗集中,他用了很大篇幅抒写乡村、抒写乡情。他像故乡村头老树上的一只鸟雀,终身不倦地用朴素的声音,唱着对家园、故土的恋歌。如《回乡》:“游子/与母亲目光/都充满渴望/跨越千山万水/日里夜里/拨动我的心弦/思念成茧/在夏的午后/心情走入村庄……”他写梦里的村庄,写现实中越来越陌生的村庄,村庄的变迁折射着社会的变革。面对这些,诗人的内心是复杂的、沉郁的,但他始终以一腔赤子之爱讴歌家乡的山水和乡亲。比如《依偎故乡》:“故乡/接纳我所有的悲欢和失落/用地的暖/抹去我流淌的委屈和泪水/伤痛中/偎入你的怀/终是母亲/催我回乡的电话/一声紧似一声/声声扣我心弦//漂流已久/我的帆淡淡老去/乡情如风/轻轻抚摸我的发际/告诉我/童年依稀的往事/依稀的快乐/故乡愈近/思念愈远”。这些诗句是朴素的,情感也是朴素的,而最朴素的东西往往是最真实的。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也是诗歌创作的主题。金锦云的爱情诗同样朴素、真切。如《心里有你》:“心里有你/我有怜惜/怕你受了点欺侮和委屈/怕你扛不起煤气和大米/怕你的泪/湿润夜的枕巾/和你困难时没有商量的余地……”这看似直白的爱意表达,却是一个富有责任感的男人最豪迈的爱情宣言。生活中的金锦云正是这样一个富有责任感、正义感的男人,他对妻子的爱、对母亲的爱、对朋友的爱,都是那样真诚、那样火热。实际上,他对世间的万物都充满友好的情感,如《石,静静地……》中所描写的:“坐在这里/阅看千年的纹路/静静地/地不说话/地以地优美的目光陈述/千年的流离/这样我疼惜的目光/同样寂静/落下指尖的凉”。

生活中的金锦云,是一个充满快乐且乐意把快乐与人一起分享的人。他喜欢说笑,话语机锋且极富幽默感,让人开怀大笑的同时,也给人诸多启迪和思考。他的诗句,同样有如他言谈的妙语连珠,语句丰富、雄健,节奏从容、洒脱,意境辽远、空灵。诗句张扬着自己特有的语言个性,更有诗化了的精炼、优雅和美丽。《雀》描写的是平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场景:“今天的阳光温情/穿过昨夜/雨打湿的晨曦/窗棂有一双宜人的眼/承受和煦的心境/一只跳跃的雀/肤色的服饰/

昨日刚好巧洗过/熨过光滑细腻的音色/声声灵透/呼唤爱人/或者/世俗的生活”通过诗化了的语言,卑微的麻雀与世俗的生活呈现出优美的诗意。

他的一些诗作,在注重情绪宣泄和情感表达的同时,更有思想上的升华。如《狼突》中写的:“思维的痛苦/穿过/沼泽深处的阳光/虽然历史拉伸得非常清晰/仍有一片一片的影子/投入在早春的草地/融入淤泥/生长出一蔸白白嫩嫩的茎脉/裸露一些凶恶的表情/痛着虚伤和残酷……”读这类诗句,有一种时光的利刃切割青铜的清晰和深刻,给人丰富的想象和深刻的思考。

他注重视境的营造,几乎每一首诗都有一个场景,让内心的情感有所依托,如《听夜》:“在黑夜里/我聆听一种声音/我伫立的声音/我如夜色一样的空灵/没有形体没有影/听见水声/我就成了水/听见蛙鸣我就成了蛙/听见风鸣我就成了风/我听见自己的心/听见了泪”。在这首诗里,他把夜晚的旷野作为情感倾诉的场景,任思绪和诗情肆意泻,让人沉浸在他诗句营造的意境中,与他一起悲喜、忧乐。

金锦云诗作与其为人一样,是严肃而认真的,他始终以敬畏之心尊重他热爱的诗歌,每一作品都是有感而发。他喜欢古典诗词,这影响了他的创作,使其诗歌具有独特的审美追求。如《无望的鱼》:“请将忧伤拉成我手/漂流的拐杖/驱逐像蛇一样弯曲的岑寂/黄昏的最后一个落日/是我滚落最后一滴/硕大的泪”。在他的诗里,高远的天空、旧时的村庄、寂寥的峡谷,以及晚霞、落日、夜雨、古桥、凉亭、老树等,都是他经常使用的意象。他像是一个怀旧的古典画家,喜欢用疏离、沧桑的笔墨,信手涂写空旷与苍凉,让人怀想已然远去的那一丝淡淡的愁绪与忧伤。

但是,金锦云的作品在苍凉意境中往往会注入一种温暖的情愫。如《大雁》:“暗夜中/一群大雁翩翩南飞/翅下/这座城市/灯红酒绿/车流如梭/没有谁仰望星空/我凝望雁阵/寻找雁群落下的地方/寻找大雁洁白的羽毛/片片羽绒飘飘扬扬/轻轻拂过我的梦境/今生/我记住了大雁飞翔的从容/记住了/来自远方/让我融化的/温暖”。在这首诗里,诗人描绘了暗夜中大雁悄然飞过城市的落寞与苍凉,但也透露出大雁传书带来春天讯息、带来友人问候的那种让人感动的温暖。在这一类作品中,他将无法诉说的人情冷落和世事的纷纷扰扰都涂上了人性的暖色。不管生活多么落寞、失意甚至苦难,都让人看到希望与光明。

作为一个以内心写真我的性情诗人,金锦云的诗作自然也有他局限的一面,比如词句的捡拾取舍、题材的拓展扩充以及章法的锤炼、诗性的提纯等等,仍有进一步付出艰辛努力的必要。但我想,对于一个对生活充满热爱、对自然万物充满爱心、对诗歌保持不变热忱的人来说,每天亮着歌喉尽情吟唱,终有他自己的收获。

沙,“负伤昏倒在沙漠的血泊里”,“飞来一只白天鹅/给他嘴里滴水/为他擦洗伤口/还将他驮到清凉的哈孜湖边”。天鹅变成“无与伦比的美女”,他们喜结良缘,“有了儿子:取名哈萨克”。哈萨克长老说:“我是美丽的白天鹅后裔”。动物竟能干涉人类族群的存亡成败,看似荒诞的图腾神话,却蕴藏着先辈生存延续的奥秘,即大自然是人类生存的根本。在《小白花的传说》中,长期患病的老艺术家爱花如命,就在他病逝的那天,花儿好像感应到了主人生命的停止,“第二天早晨/打蔫的小白花/梦幻般散开了四十二支花朵/开得那样素白/开得那样丰盈/花瓣上似乎还挂着晶莹的泪珠”。似乎是奇迹,但又是“花”之常情。

图腾、自然、人类……当这样一系列词汇出现自己的诗歌中,诗人不禁问起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从哪里来?”这样的问题在他的多首诗作中都有体现。《人间情》开篇发问:“在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家/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自然情》也是开头就提出:“在我们这个地球的家/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回答是“祖先的生命河流”、“自然母亲”……然而,当今世界的现实是,“自然母亲”病了,人类的破坏使得生存环境遭到污染。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诗人强烈呼吁“人间情”、“自然情”,重寻“共同的祖先”,努力恢复各民族的“兄弟关系”。

最后,我想谈谈这部诗集在艺术上的特点。大智若愚,大巧若拙。苏东坡曾说:“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写诗亦如此。南永前图腾诗不乏“气象峥嵘,五色绚烂”之笔触,但其近作似乎更趋向于古朴冲淡的风范。在《阿尔克孜》一诗中,国王的40个女儿因吞食“水泡”而怀孕,“四十个姑娘生了四十个孩子”,从此有了柯尔克孜人”。神化的朴素与民间色彩,叙述的简约与传奇性,显然借鉴了民族史诗中见奇闻的笔法。《雨中消失的人》一诗写到:“与大山为伍的鲁凯人相信/只要这首诗可敬可畏的亲人在/祭祀祖先的半年祭不会休止/女人头戴的百合不会凋零/男人吹奏的鼻笛不会沙哑/那孕育鲁凯人生命的陶壶/永远美如灿烂的朝霞”。重新走进“高山丛林”的后代有志者,胸中郁结着对祖先文化的深沉思念,作品重述的鲁凯人的自然信仰,古朴、执著而美好。《蛇纹石》记载了“蛇化石”后裔文化的奇景。他们尽管被看成“化石石”,但是“面对现代文明对古老文明的冲击/文面的泰雅老人不免有些失落/但那脸上的蛇纹/仍在认舒一展”。幽默与酸楚之间,透露出泰雅人“认祖归宗”的坚定意志。

诗风与诗人的美学观念密切相关。南永前一直关注儒家“天人合一”、道家“顺应自然”思想的衰落,呼唤世界“圆融”。其实,这正表明他试图将儒、道、释三家观念集于一身,倡扬与自然亲和的“天人合一”,执著于“道法自然”,以求达到人与世界“圆通”的境界。诗集《我们从哪里来》自始至终贯穿着这样的信念。

也许诗歌无力改变世界,但它可以启迪、唤醒人类的良知与传承。南永前寄希望于图腾文化精神的传承,由衷体现了他作为一个民族文化人的担当精神。